

◎往事情怀

重回黑土地

光阴荏苒,岁月如歌。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华诞,当年一批风华正茂,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告别城市走向黑土地。如今,他们故地重游,回到阔别多年的边陲小镇——呼伦贝尔额尔古纳苏沁农牧场。

苏沁农牧场地处祖国北疆,内蒙古的东北角,辽阔的呼伦贝尔大草原腹地,是个今天也不为大多数人所熟悉的地方。老一代的苏沁人还清楚记得,当时整个农牧场的全家当仅有960亩摆荒地、223头(匹)农用役畜和一些破败不堪、难以遮风挡雨的土坯房。50年来,几代苏沁人艰苦创业矢志不移,用一双勤劳的双手在广袤无垠的荒原上,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贡献。

今天的苏沁农牧场,场容场貌、队容队貌和职工的生活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每逢盛夏,沃野千里,阡陌纵横,滚滚麦浪,油菜飘香,整个农牧场生产过程,实现了机械化,黑土地上的收获物阜年丰,硕果累累。

抚今追昔,苏沁人思绪万千,感慨万千。

1969年,304名风华正茂的海拉尔市青年响应党的号召,来到苏沁插队落户。这批年轻人的到来,成为苏沁农牧场未来发展与建设的后备队与生力军。

这群来自城里的孩子,开始迎接踵而至的挑战。大的高中毕业,刚满18岁,小的还没读完初中的课程,只有16岁。大家稍加休整,就被分配到各生产队的各生产岗位,和农牧场的职工一样开始了春耕、夏管、秋收、冬藏的繁重的农业劳动。跟康拜因收割、跟打草机打草、砖瓦厂脱砖坯、建筑工地当小工等等,凡是农牧场职工工作的岗位,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日常生活中,挤牛奶、剪羊毛、拉沙子、打拌子,更成为必须学会和完成的常规性农活。

当面对全新的生活,大家才发现困难远比想象的大得多:居住的土坯房夏天漏雨,冬天透风,隆冬时节夜晚墙上挂霜,常被冻醒;进入盛夏蚊虫叮咬,奇痒无比,难以忍受。

呼伦贝尔的冬天寒冷而漫长,气温常常在零下30摄氏度以下。一次正值隆冬,一组女青年,脚蹬毡嘎达,额上戴上大皮帽,全副武装,套上牛车去较远河槽拉沙子。没曾想在返回的半路上一头牛突然受惊挣脱了■具,在白茫茫的荒野狂奔,其它牛见状也一同狂奔,事情来的突然,吓傻了这些不知所措的女青年,最后,当精疲力尽的她们跌跌撞撞返回到驻地时,已是漆黑一片的深夜。

还有一次,正值深秋时节,

一位刚满18岁的男青年和农牧场职工盛文忠师傅各赶一辆马车去很远的草甸子给队里的马匹拉过冬的草料,当赶着装满草料的马车返程途中,前面盛师傅的车走得较快,转过了一个山头就不见了,而男青年由于装车技术不行,经验不足,加上山路崎岖颠簸,小山一样的一大车草撒了满地,那一刻无助、寂寞、饥饿、疲惫、委屈一起涌上心头,欲哭无泪时,盛师傅发现他掉队,及时赶回,手把手帮他装车固定才又踏上返途。

这种恶劣的环境磨砺了人的意志,超强的劳动锻炼了人的体魄,多种多样的农活,让大家掌握了生存的本领。许多年之后,回顾这段难忘的岁月,每个人心中都会涌起一股豪气!

50年的光阴,足以让一个满怀梦想的青年变成花甲老人,当大家相聚时,谈到知青岁月和逝去时光,所有人打开话匣子,欢快的气氛在苏沁的上空回荡。

这些当年的青年人走出了不同的人生轨迹。有的与当地青年真心相爱,喜结连理,成为苏沁永远的守护者;有的重拾书本,刻苦读书,搭上了高考的头班车,成为社会的栋梁;有的入伍当了兵,为祖国安全保驾护航;也有的继续在苏沁的黑土地上大显身手,成了技术能手、劳动模范和生产标兵,用自己的坚守和奉献承诺了那一代青年人对黑土地的忠诚;也有一些人英年早逝,尊其遗嘱埋在了苏沁,与这片黑土地永恒相守。

文/高健

◎人生絮语

李白的月亮

我一个人走在月色下,月亮,是我一个人的月亮。

这一晚夜色极美,古城四四方方的天空上,挂着一轮明月。夜幕是墨汁一样的黑,月色却是明珠一样皎白的光辉,四野空旷,院落寂静,唯有我随风而起的衣料,在微风中摇摇摆摆。这是一个静态的夜晚,月色、古城、女子,被一同沁在一副画里。

春深了,夜风依然微凉。这西北戈壁滩上的春,一向来的迟缓,我轻抚素衣,抬头望月,果真在树梢上寻得了月亮,它的光亮依然清婉。旷漠寒意料峭,月光自天那边而来,照得我心下晴朗一片,此时此刻,眼前的纯纯青蓝便是升平的四海。人们无法超越时光,可月亮可以,那些少年的爱慕,被时光吹落的心绪,青涩的年华,以及藏在时光以里的故事,都被月亮看得一清二楚的。

沧桑满地之时,是洒在衣襟的月光鼓舞了我,我虽一身单薄的素衣,却在月亮手中接过了满身风华,它许我有广阔无边的天空,许我走在西北的净土之上,

吟唱一首祈祷幸福的悠长曲调。这是月亮借给我的奢侈青春,亦是月亮给予我的华丽外衣。循着月光,我听到自南而北与自北而南的风在互相致意,听到竹林在窃窃私语。

这月亮,也是李白的月亮。

“南湖秋水夜无烟,耐可乘流直上天。且就洞庭赊月色,将船买酒白云边。”秋天的南湖澄澈洁净,倒映着月亮摇摇晃晃的影子,它神秘而遥远,仿佛这世界之外的另一个世界,如何才能顺着这水流游向天空呢?大概永远都没有办法吧。于是只好向洞庭湖借一段月色,驾着小船去白云边买酒赏月。这是李白“飞天梦”的起源。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悠悠万世,明月皎皎,独酌的李白却要问个究竟:月亮是什么时候升起的?无人能够回答他的浪漫豪情。月光皎皎,如明镜飞上天空,照亮了朱红色的宫殿,浓雾散去,清晖才从四下升起。李白醉意朦胧,继续发问:人们只知道夜晚月亮从海上升起,是否知道它在清晨也会从云间消失?捣药的白兔从秋忙到来年春天,又有谁和寂寞的嫦娥作伴呢?自然也无人能够回答他的问题,明月东海升,西海落,踪迹难寻,轨迹莫测,碧海青天夜夜孤枕难眠,嫦娥也在后悔偷了丹药离开人间。“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古人亦不见今时月,古月也依然在照着今时人,世间来去千百年,人如同流水一样东流而去,什么都有可能改变,唯有月亮是永恒明亮的。

乾元二年,李白在被流放后遇赦东归,途中经过江夏遇到了老朋友史郎中,老友陪他游览了当地名胜黄鹤楼。“一为迁客去长沙,西望长安不见家。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被贬之后,李白远去长沙,在漫漫途中,他西望长安,不禁在想:何处才是我的家乡?这时,黄鹤楼上传来一曲《梅花落》,如泣如诉,听着听着,自己也仿佛成为了曲中人。五月的江城里,处处飞花,明明是一副春景颇盛的模样,李白却感到了阵阵凄凉。五月是不可能梅花落的,那这梅花来自何处呢?是内心深处,还是命运之内?

那一晚的月色格外凄凉,李白此时已五十七岁了,站在黄鹤楼上,回望自己的这一生,起起落落许多回,经历了安史之乱,经历了永王谋乱,而今遭贬,人生接近暮年的自己,心中感悟如潮水滚滚而来,豪情依然有,浪漫也不减,但这份豪迈与浪漫里,却掺杂了无数苦涩的滋味。暮年的月亮与少年天才时的月亮毫无差别,区区几十年而已,看月亮的人的心境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什么都有可能改变,唯有月色是永恒的。

一身白衣,豪情满身,人生自古多寂寞,李白亦然,纵然才

华满腹、浪漫激昂,可依然有化不开的寂寞,他寂寞得只剩下诗和酒,只剩下三分啸成剑气,七分酿成月光的豪情。盛唐里,李白将自己的酒灌入月光,月下送行舟,月下望秋月,月下离荆门,然后转身向山下走去,他说,明月直入,无心可猜。

那是我的月亮,亦是李白的月亮。

文/李娜

◎昨日重现

黑妹

经常在莫名时刻,清醒或是梦中,一个影子出现在我脑中。没有预兆,也没有邀约,她就这样静静地出现,与我保持着不疏不近的距离。我看不清她的面容,连身影也是模糊的,但我知道她是谁,黑妹,我儿时的伙伴,两小无猜的朋友。

黑妹并不黑,乡下阳光底下的孩子本来的健康肤色。只因为她姐比较白皙,小名白妹,所以她被唤作黑妹。黑妹五官长什么样?我很迷惑,小时候多么熟悉的一张脸,我现在居然有点想不起来了,只记得她是单眼皮,不算漂亮。

黑妹的母亲在她三岁左右就去世了,父亲一个鳏夫带着五个孩子生活,生计颇为艰难。她父亲瘦高、长脸,嘴唇很厚,很少见到笑容,当属青壮年的他很显苍老。在农村,即便寡妇也是势利的,没有女人愿意跟着这个拖儿带女的男人过日子。所以这个家庭本属于女主人的活计就交给了两个女儿。

黑妹在家最小,上面三个哥哥,姐姐老大,从我记事起,姐姐就出嫁了。在乡下,贫家的女儿总是嫁得早些。所以黑妹就成了这个家庭唯一的女人。小时候的黑妹是有点孤单的,有点内向、也有点自卑。村里的孩子也不太爱和她玩,父亲和三个哥哥因为男人惯有的粗心也不会给她太多的温情。

童年的我也是在湖南乡下度过的,父母忙于生意,奶奶又年迈,那时的我就像乡野的一株小草自由自在。我的性格有点倔强,有点敏感,也有点叛逆。我和村里的孩子也格格不入。

不知什么时候,也不知什么原因,我和黑妹这两个孤单的孩子走到了一块,也许是性格互补,她内向我外向,两个性格迥异的孩子就腻歪在一起了。

紫云英花开、油菜花开的时候,我们俩这大地的孩子在田野恣意玩闹,随着季节流转,我们又一起到山上摘野草莓,一起寻找野兔或野鸡。到了上学的年纪,我俩同岁又结伴上学放学。每天放学我把书包往家一放,便去她家玩。她家一贫如洗,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乱哄哄的,被褥似乎都是油腻黏糊的,但她的家就像有一股魔力吸引着我。每

天玩累了,我和她就躺在床上天南海北地聊着不着边际的事情,时间在那一刻仿佛会永恒,两颗年少的心都笃信不疑。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小学毕业我要到城里上中学,黑妹不再继续念书,小小年纪的她随着亲戚到广东打工。我不知道我在教室里读书时,在流水线上作业的黑妹会经历什么。我们断了联系。有一年放寒假我回到乡下,听说黑妹也回来了,我把行李放下便兴冲冲地跑到她家。当时她正和几个打工认识的朋友围在炉边烤火,聊得很欢。见到我进来。她却没有什么特别的惊喜,只是淡淡地向她的朋友介绍着我。我突然有一阵失落,我的小伙伴黑妹,似乎离我一下子遥远了。

那个假期结束,我与黑妹各自离乡,生命的轨迹不再重合,宛如两条轨道各自驶往生命的远方。

高中、大学、工作,这是我成长的轨迹。我很少回去,我的生活不停地画圈,面前是一个海阔天空的世界,黑妹也渐渐淡出了我的视线。我只是偶尔打电话回家在通话结束时会顺便问到她。有一次妈妈主动告诉我,黑妹嫁人了,生了个女儿,但男人因为某种原因犯罪被判刑五年。

因为没过门,乡里总有些闲言碎语,黑妹一直寄居在娘家,实际上是住在哥嫂家。孩子小,她也不能出去打工,平常就帮着哥嫂做些农活。哥嫂是厚道的,但终究不是自己的家,黑妹更加沉默寡言。有亲戚让她把孩子送人,重新找个人嫁了,却被她一口回绝,她要等那个男人。她不愿自己的女儿没有父爱又失去母爱。我想,也许黑妹是深爱那个男人的,从小缺乏爱的黑妹在那个男人身上应是找到了温情,也许是她一生中唯一得到的爱,因而刻骨铭心。

2006年,奶奶病故,我从国外回到了久违的家乡。听说黑妹也在,我便过去看她。十几年不见,出现在我面前的不是旧时的她,而是一张陌生的脸,微胖,话不多,眼角有与年龄不相称的皱纹。她见到我惊喜中有一些局促,围在她身边的一个三四岁的女孩蹦蹦跳跳地叫我阿姨,我们相见却无从言起,儿时的亲密无间已荡然无存。

鲁迅先生在他的《故乡》里写过一句,“我竟与闰土隔绝到这地步了”。多年以后,我终于读懂了其中的悲凉。

参加完奶奶的葬礼我又返回国外,从此便没再见到她,只是辗转地听到些关于她的消息,比如她的男人出狱了,她又生了一个孩子。

但我相信黑妹此后会是幸福的。

我没再见到她。她却经常在我的脑中出现,我知道她就像是我身体里的某个细胞,已经常驻在我的体内、心里。

文/贺贺